

王剛作品

背 月
面 亮

作家出版社

王剛

王刚作品

月亮背面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亮背面 / 王刚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63-9002-6

I. ①月…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55030号

月亮背面

作 者: 王 刚

责任编辑: 兴 安

装帧设计: 原本广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1.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02-6

定 价: 3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看了《英格力士》和《福布斯咒语》的人，最好能看看《月亮背面》。《英格力士》把一个孩子和大人的对话放在了“文革”这样的大背景下，《福布斯咒语》用七十万字塑造了冯石这样一个杰出人物的形象，而《月亮背面》把一对男女的关系放在了曾经震荡改变中国人内心的“圈地运动”之中。“文革”和“圈地运动”以及当今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哪个对中国未来产生的影响更大？我说不清。

春节前，我的好心情被破坏了。我看到了一个人提出了“北京准入制度”。就是说当这个制度真的执行了，那些卑微的人从此就没有权利进北京或者说他的权利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当时本能地被气得浑身发抖。心里涌出的都是最极端的骂人的话。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北京流浪的日子，想起了死尸一样的户口制度，突然又变得愤怒而好斗。北京的资源有限，据说现在已经有两千万人在这儿生活，据说，如果再来两千万人，那北京就会跟中国许多地方一样，也成为垃圾堆。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我更知道它不该是保留万恶的户口制度的理由。我虽然有了北京户口，已经不能再说自己是一个老北漂了，但是，我等待着那一天，在户口制度被取消时，跟许多被解放的奴隶一起，找一个宽广的场合，去烧掉自己的北京户口本。

眼前出现了一双鞋。是意大利皮鞋。那年我终于有幸搬进了老板住过的房间。在他的床下有一双他没有带走的皮鞋，是很好的牌子，我很高兴地就穿上了，而且，还以此跟一些同龄人去吹牛。结果是因为老板有很严重的脚气，每天晚上老板要一边跟别人谈话，一边要不停地挠他奇痒无比的脚。结果是占了小便宜而窃喜的我也得了他的脚气。小说《月亮背面》里有类似的细节。电视剧《月亮背面》里却被改成了当老板把自己那双皮鞋给牟尼时，他却充满屈辱感，并对老板没好脸。我写影视剧本时是出了奇的好脾气。因为我非常能体会制片人和导演们的压力和紧张。所以，我总是按着他们的意思来，而几乎从不跟他们争论。可是当今天重新看这个改动的细节时，我的心却开始疼了。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跟导演争论，同意他把这个人在皮鞋面前处理得有些骨气和脾气。一个像我和牟尼那样的穷人还会有个性？人穷志不穷。其实，人穷怎么可能志不穷呢？说这话的人不是智力有毛病，就是品德有毛病。不是大脑进水了，就是灵魂进水了。

2004年的10月1日，我做了个梦，梦见了我的老板。他这个人手十分软，却十分温暖。在北京啼饥号寒的日子里，就是这双手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这个穷读书人，这个来自外省的野心家看到了另一个丰富无比的世界。那个晚上我特别渴望他的那双柔软的手。第二天我开着车找遍了北京的监狱，最后终于找着了他被关的地方。他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我却无法进去看他。只有三种人才被允许进去：他妻子、儿子和父母。两个月后，通过关系我终于见到了他。我们隔着玻璃，手拿电话，泪流满面。我只能反复说一句话：你怎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在监狱的操场上，我最后回头看着他时，发现他走路的姿势竟像个孩子那样，是跳着的。前些天有老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老板快出来了，我当时内心温柔，眼睛因感动而再次湿润。有人批评说我对《月亮背面》里的那群人批评不

够，你只要看到我与老板见面时的面目就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样批评。

我现在喜欢对别人说上个世纪90年代，是有梦的年代。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青年男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背着最简单的行囊就上了路。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月亮背面》就是类似于我跟老板这一类人的“在路上”。临近2011年元旦时，我隐约地又听见了从民营的大中小企业的喉咙中发出了鬼哭狼嚎。于是就想起了九三年那次从我和当时一些朋友身体里发出的鬼哭狼嚎。我们这样的可怜虫总是一代代地被繁殖。我想，《月亮背面》的意义还没有过去，只要不安分的人还做梦。不管是春梦，还是噩梦。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章 背叛 / 1

第二章 朋友 / 22

第三章 哭泣 / 32

第四章 做爱 / 43

第五章 玩笑 / 54

第六章 天空 / 68

第七章 阴谋 / 85

第八章 民谣 / 114

第九章 背影 / 127

第十章 亲情 / 155

第十一章 生命 / 176

第十二章 牧歌 / 197

第十三章 细雨 / 223

第十四章 海风 / 243

第十五章 春天 / 277

第十六章 季节 / 298

第十七章 土地 / 328

第十八章 还债 / 348

第一章 背叛

1

窗玻璃像镜子和湖水那样映出了她白色的身影，像是一片片银鱼在晃动。在烟雾里似乎夹着一种眼泪苦涩的气味。两人刚才流出的汗水似乎永远不可能挥发干净了。

他坐在她对面抽烟，刹那间他清楚地意识到了有关女人的真理，应该说这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出的警句，而是一幅图画：一个刚与某个男人做完爱的女人委屈而凄凉地躺在一张临时的小床上，她长长的头发散乱地飘洒在她黄色的胸前、肚腹上，以及枕头边。

借着午夜的月光，他仔细地回味并呼吸着自己关于女人真理的想象——一个女人赤裸的、散发出男人与女人混合气息的身体，非常相似于这些年中国文化的滚动。人们本以为剩下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世界是由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的人决定着，他们与任何一代人都不同，因为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那些他们永远不可能懂的文化。

在她前方是一个纵欲过度的男人，在她后方是透过窗户飘逝的夜，那里象征着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十年中，文明女人与文化的共生共灭。

那个叫作牟尼的人，留着长长的头发，他过去老是以为男人留长发与女人留长发一样，都是文明和文化的体现，而在今天看来只是像秋天的荒野上杂乱的硬草。在焦灼的等待中，他为这个发现有些感动，那是一九九〇年秋天的上午，一缕阳光像流血一样照在他的肩上，这使他显示出悲壮的轮廓。他站在北京秋天的风里，数着过往的小车，朝阳门立交桥在蓝天下显得有些寂寞。一九九〇年是个和平的年，人们记忆中血的颜色已经变得有些发黄，那是因为金钱悄悄地从海洋上飘浮过来，开始更多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然，那时的中国人还无法理解借钱不还就能成为富翁，就是大款。他们在一年前的躁动之后渐渐变得本分而安适。牟尼认为他们心里很苦。多少年来，他总是想起这个结论，仿佛时间过得越久就越是有价值。牟尼当时的眼神是凄凉的，那会儿他恰好在镜子面前，他发现了自己的不自信。

他与李苗十二天前在老板的房间认识。那是晚上，她的妆化得有些浓，使他以为自己的主子领了个妓女回来，他感到新鲜，就说能让我见识一下吗？老板说我正想让你们互相认识呢。那时她已经站起身对他笑笑，他也把门彻底打开走进房间，他有些拘谨地坐在她对面，感受着她的气息和老板的微笑，显然，她与老板的关系是再清楚不过了。聊了几句，他发现了她的聪明，心里有几分不平衡，他嫉妒老板，因为他还发现了在她浓妆后面的清丽与可爱。正当他压抑地有些沉默时，老板说我让你们认识是因为一桩大事，我打算在银行贷款三百五十万。他有些恐慌，三百五十万那时看来是天文数字，无法想象它的威力。他又看看李苗，听见她轻松地笑起来。你们去银行采访拉关系，亲近他们，老板继续说，把他们消灭

掉，两人都学文，一个本科一个硕士，高品位攻关。那天晚上，在离开老板房间时，他（她）们互相看了对方一下，有点庄重，那时的老板正在接电话。当天晚上他失眠了，说不清是因为压力还是因为乡愁和爱欲。许多年后他都记得与她互相凝视的目光。

3

他仔细地数着过往的小轿车，等待着她的到来，与她上床还是许多天以后的事。他此刻的焦虑不是为了这个女人，而是因为钱，银行里的钱。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她没来，又过了半小时她仍然没来，他于是痛苦而沮丧。北京蓝色的天空深远得使他感到忧伤无比。“李苗，你这骚货。”他对自己说漫骂不是一种教养低下和无礼，它是一种平衡，就像朗诵海涅的诗歌一样，只是时间不同。

李苗此刻会在哪儿呢？没准还在高总的床上，把他约来了，而她自己却仍在睡觉。想到这儿，他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变得具体而清晰了。他发誓有一天会把所有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都宰了，要让他们用舌头去舔地下的沙子石头和碎玻璃，血淋淋的舌头在阳光下闪耀，这些人像在游行一样排着队，然后他们集体跑在从自己的嘴里淌出的血上微笑。当然，在所有这些人中，李苗应该在最前边。

一辆车猛地刹在他面前，他抬起头看见了李苗洁白的脸，她坐在司机旁对他笑。她的妆化得很淡，这使她显出了几分清纯。车门慢慢地开了，她说：“快上来吧，让你等了这么久，不好意思。”

他感到在她的口气中，有一点儿得意，也有一点故作天真。坐稳后，他问她是否因为要去银行感到紧张了。她说，没事。

这是一辆很豪华的车，他从未坐过。他从小就恨小轿车以及坐在里边的人。每当有小车驶来，他就会把手变成枪的形状然后扣动扳机并想象里边坐的人被他打死了。以后，他曾在许多场合对另外

的人讲述过这个细节，并总是在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小人物对大人物的仇恨。在大学里也多有过关于这世界是否有公平的争论，而他也总是喜欢在高峰过后，概括说：“这世界怎么会有公平呢？没有公平。”

车又开了，李苗说：“我甚至以为你已经走了，其实我比你还急。”

坐在这车里，他的仇恨立刻就消了，并笑起来：“嘻，我能走到哪儿去？”

她又说：“今天主要是因为这车，是专门从中顾委借的，高总也着急，但没辆好车怎么去银行呢？”李苗显得有些兴高采烈的样子，又压低声音说：“这车是中顾委一个老家伙的专车，国内不多。”

他盯着李苗想：像她这样说话的人怎么可能才二十岁？她肯定隐瞒岁数了。

李苗白皙的皮肤在北京秋天的阳光下透出红晕，在以后他们共同浪迹天涯的岁月里，她曾有多次对他说，她是那么渴望红颜色，因为她是那么痛苦地期待着去做一个她真心相爱的男人的新娘，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把婚姻看得比生命都重的，就像你们男人看待尊严和公平一样。

车平稳地行驶在二环路上，北京蓝色的天空中有几只风筝在飘闪，他说不清为什么每当看到北京的蓝天就会伤心而压抑，并希望在这个城市里出点乱子。看着两旁的大饭店、公寓楼，他有些神经质地叹了口气并开始匆匆地数着那一扇扇窗子，委屈加剧了：在这儿我一无所有，没有一张属于我的床，没有桌子、椅子，没有一扇我可以不通过别人就能独自开启的窗户，透过窗口我可以看见天空，可以像女人一样数数空中的星星，没有，甚至没有一处我可以独自流泪的地方。

“你在想什么？”李苗拍拍车座靠背，“我都看你半天了。”

“我也看你半天了。”

“胡说。”她把眼一眯，“我总觉得你活得特压抑。”

“你活得不压抑？”

“我看你一点儿也不像个年轻人。”李苗轻松地笑出了声。她知道男人们是会喜欢这种笑的，因为他们总是干渴无比，都是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的纵欲者，他们没有差别。

“我们从政治到金钱，究竟得到了什么呢？”他有意对她说，并为自己这么明显的勾引意识而略微有些不好意思，但愿她是个傻瓜。“我这些年来总感到自己在受骗。”

“人从来都是不可能被别人骗的，只有可能是自己欺骗自己。”她说得很平静，使他为自己低估她的智力而有些不好意思。

他开始仔细地看着她，心想她不老实地待在四川，当她的记者、编辑，跑到北京来干什么？除了出卖自己当妓女或者准妓女而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我就不压抑。”她转身看着外面飞快闪过的楼群，又说，“你看这种感觉像不像米沃什的诗句：‘我走向塞纳河，腼腆腼腆，一个旅客，一个刚到世界之都的年轻野蛮人……’”

“我没注意过这个诗人。”

“波兰人，在大学里我很喜欢他的《这是冬天》，也有人叫他切斯瓦夫，说这种叫法更欧洲化一些，但我觉得那样太做作。你说呢？”

“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一个喜欢波兰诗歌的女孩，有意思。”

“你怎么总是故作深沉？好像对什么都不满，其实你毕业后前途远大。”

“唉，真的？”

4

银行到了。

这幢十五层的、装饰豪华、贵族气息十足的大厦原来是准备与德国人合作，建成四星级以上宾馆的，然而却又被银行通过一个大人物的批示给买了。上海要与北京争夺金融中心还是一九九二年之后的事，而在这之前，北京从来都是占尽上风的。

他慢慢地挪出车门，故作轻松地与李苗一起走上大厦的高台阶。门是自动的，离它三四米时，还庄严地紧闭着。他迟疑地放慢脚步，忐忑地判断着应该从哪儿进门，突然，沉重的茶色玻璃包镶着铝合金的大门高傲而缓慢地朝两边滑开了，尽管他极力掩饰，还是被吓了一跳。李苗看出了他的狼狈，高兴地笑起来，喘着气说：“太可笑了！太可笑！”

他说：“真他，他妈的。”

她笑得更厉害了：“难道你原来从没有进过这类门吗？”

他说：“但愿这是一个走大运的门槛。”

他跟在她后边走到了电梯口，看见一个西装笔挺的瘦高个也在等电梯，他戴副眼镜，高鼻梁尖下巴，皮肤白皙，镜片后有一对挺智慧的眼睛，总之，整个风度显得学者味很浓。

门开了，他们三个一起进去，在朝十二层渐渐上升的过程中，他感到这男的时时在看着李苗，于是他忍不住故意说：“你敢肯定秦总会在吗？”

“约好的，十点半。”

她说又悄悄对他眨眨眼，意思是说当着不摸底细的人，千万不要再多说什么。

电梯在十楼停了，那人客气而有教养地走了出去。

门又关上了，他说：“这家伙一直在盯着你。”

“是吗？”李苗故作惊奇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个什么人呢！”

他看着她，心想：她聪明，但却是女人的聪明。电梯停了，他

说：“你又不认识别人，无冤无仇的，骂别人干吗？”

“我骂了吗？”她笑笑。

终于来到了总经理门口，他和李苗都定定神，然后她开始敲门。

秦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说他老头儿是因为顶有些秃了，而且额头上布满皱纹。他也穿一身藏蓝西服，态度矜持，眼神善良、谦和而又不失警觉，他觉得在他的想象里这大概就应该算是东方银行家的形象了。

“你看我这儿还像个银行吗？”

这是牟尼听见他说的第一句话。

“秦总太会开玩笑，真幽默。”李苗说这话时笑得很甜，像是一个幸福的小女孩耍玩吸吮着一大块奶油雪糕，“怎么会不像银行呢？如果这儿都不像银行，那么中国哪儿还能叫作银行呢？”

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因为说一个地方像银行就算是恭维，这对当时的他来说还的确有些不可思议。银行有什么了不起？他回味着李苗的话，心想：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善于随机应变，由于她们具有天生务实的本质，所以她们总是可以比男人更早地嗅出这个世界的变化。富于幻想与附庸风雅都不过是她们最外在的表现，时时刻刻地感觉出生存的危机，并不停哀叹和争取良好舒适的生活条件，才是一个身处平民阶层的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唯一的出路。

他看着李苗和秦总，在一九九〇年秋天的上午，坐在这位银行总裁豪华的办公室里浮想联翩，尤其是愿意思考女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当他后来重新回忆起那个场面时，不得不问自己：女人是追求物质的动物，那么男人就能算是热爱精神生活的“人”吗？女人们天天化着妆随时准备把自己卖出去，而男人雪白的衬衫里所包藏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念头呢？男人们在有实力购买一些东西之前不从来都是先以另外一种方式为自己化好装并尽力把自己出卖吗？

从十二层楼的窗口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北京蓝得透明

的天空。天是空的，自从童年开始，他只要一看天空就感受的是一种绝望，尤其是在晴朗湛蓝的天空下看看耀眼而迷离的太阳，就更是令人委屈而心酸。

然而，这种充满抒情意味的思考是最无用的，他知道男人只要有了这种习惯，就只能一次次被鸡奸，有时是政治，有时是金钱，有时仅仅是另一个比你力气稍大一些的男人。

他开始集中精力观察秦总，心里十分清楚此行的目的，他与李苗能征服他并从他口袋里挖出钱来吗？那位从上个月起就开始为他发工资的高总好像一位隐身人站在他身后在轻轻推他，使他仿佛又看见了他充满焦虑的眼神。

他说：“这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富丽、高贵、气派不凡。”

“山门以庄重为尊严，这是一句老话。”秦总开始看着他，“在现代社会里，今天的银行除了庄重而外，更要富丽堂皇，因为你这儿是放钱的地方，与你初次见面的人究竟凭什么而相信你呢？所以我要求员工们既然是银行的职员，就要穿着整齐并有尊贵派头。”

他仔细听着他的话，心想，以文化的方式抓住这些老总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有把握的，因为这老家伙有一种表达欲，他不拒绝与别人的交流。他渐渐感到轻松一些了。

他又说：“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儿富丽、高贵、气度不凡，但同时透过这些外在的、当然也都是极为重要的方面，我却在思考另外一些事情。不错，人们首先都看到了这座富贵的大厦，然而我却在想，它是如何奠基的，秦总。”他沉稳地拿出一支烟，慢慢点着后，才思索着说：“我所用的‘大厦’这个词实际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指这幢楼，它更应该代表你以及你所领导的这个金融集团。”他边说边观察着秦总的表情，应该说这种目的性极强的谈话使他兴奋而又紧张，“总之，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尽管那么宏伟，那么具有征服力，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如果把这一切比作一

个大厦的话，那么我现在注意更多的倒是那块奠基石，它可能因为岁月的原因是沉默的，但它的光彩应该让世人所看到……”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天一直在研究有关秦总的材料，其中有几篇报道和一篇写得详细却又拙劣的报告文学，通过这些文字他知道了秦总之所以深爱这一切，是因为是他第一个来到这儿建起了这所银行又苦心经营，呕心沥血使其发展为今天这规模的。

他继续说：“奠基石是朴素的，它可以不说话，但在它的功勋后边一定包含了难以说尽的酸甜苦辣……”他稍停一下，看着秦总，发现他的眼圈竟有些红，就停了下来。

周围的一切突然安静了，空间里弥漫着某种激情的氛围，李苗也在真情地望着秦总。

他看着这位深深吸烟的银行总裁，眼睛里似乎透出了些许泪光，不知为什么，这也使他很感动，或许是因为自身语言的成功，或许是因为一个老人的泪水。

他又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所以，我们这次要拍摄的大型电视片，丝毫不想谈出更多的理论，只想实实在在地表现这些酸甜苦辣。”

5

他对自己在一九九〇年的最后印象是，每天都在不停地说话，印象浮现出的语言像是阴天里的雨雾，弥漫在他与李苗之间，并一直吹进秦总的房间。五年前他与秦总的谈话开始顺利地进行，算是采访也算是攻关，但对于秦总这个可爱老头日后的死亡来说，这个上午算不算是一次阴谋呢？

直到今天他都不愿正视这个问题，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秦总如果没有在那个秋天里认识他的话，是绝对不会自杀的。

自杀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悲惨的，对于今天的他来说秦总的死亡已经变得很遥远，它不过是在他赚钱又赔钱过程中的一个小故事。

也许是因为他语言的煽情，也许这老头天生有某种表达欲而又无法在银行这样的机构中获得满足，所以在那个上午他开始面对牟尼和李苗从头讲述自己。就像所有那些成功的采访一样，被采访者的表现是积极而配合的，似乎他们忘了坐在对面的采访者实际上对他讲述的有关他自己的那些东西并无兴趣，他们所关心的实际上是他身上的权力以及他口袋里的金钱。

记者是什么？他对自己说，记者是穷鬼加上骗子的混合体，是通过采访而挣钱的人。为了生存他们不择手段。

秦总讲到兴奋处会高声笑起来，以后他银行的职员对他说这几乎是令人惊奇的，他们从来没听见秦总还会这样笑。

正当他讲到十一岁在钱庄当学徒的一些往事时，有人敲门。

进来的是刚才在电梯上遇见的那人，他看看他又看看李苗，发现李苗很快地拢拢头发，就忍不住在心里说：“这个女人。”

秦总把来人向他们作了介绍。

他含蓄地看看他，又把目光移向李苗，然后掏出两张名片，说：“我叫欧阳京。”

他看看他的名片：信贷一部主任。与此同时，他掏出了自己的名片，并说刚才好像见过。

欧阳京显然对于李苗的名片看得更仔细，说：“认识你们很高兴，幸会。”

秦总愉快地说：“他们来给我们拍电视，是一部大型的，名字叫——”

李苗说：“叫《忠魂》，是上边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

他说：“共二十四集，分四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已经结束，你们是第二单元的首集。”